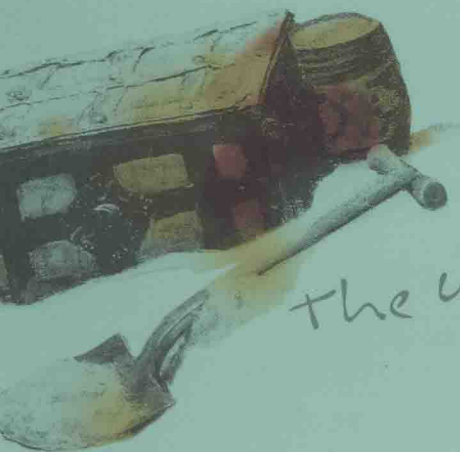




文匯名著

错箱记

「英」史蒂文生 奥士本 著
吴钧陶 姚叔高 译



The Wrong Box



文匯出版社

错箱记

〔英〕史蒂文生 奥士本 著

吴钧陶 姚叔高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错箱记 / (英) 史蒂文生, 奥士本著; 吴钧陶, 姚叔高译.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5.4
(文汇名译名著)
ISBN 978-7-5496-1396-0

I. ①错… II. ①史… ②吴…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09325 号

主 编 / 桂国强
执行主编 / 张 衍

○文汇名译名著○

错箱记

作 者 / [英] 史蒂文生 奥士本
译 者 / 吴钧陶 姚叔高
责任编辑 / 戴 铮
特约编辑 / 徐明中
装帧设计 / 王 翔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排 版 / 上海歆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5年4月第1版
印 次 /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150千
印 张 / 8.25

书 号 / ISBN 978-7-5496-1396-0
定 价 / 33.00元

序

桂国强

经过编辑团队的不懈努力,汇集了国外优秀文学名著的《文汇名译名著》第一辑十卷本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了。欣慰之余,不由得想起一位学者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优秀的文学是全人类的。”确实,作为一家为诸多读者所喜爱的出版社,我们理应将各个时期、各个国家和民族最优秀的文学作品奉献给中国的读者,共享人类的精神财富。

我们之所以将丛书定名为《文汇名译名著》,在很大程度上是藉以表达我们对那些为翻译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翻译家由衷的敬意。我们认为,要让中国读者最精准地读懂、理解一部外国名著,尽享名著中精彩的情节、场景描写、优美意境……如果没有翻译家高超的翻译水准和忘我的工作状态,那无疑是不可思议的。屈指数来,在中国,举凡在读者中影响巨大、脍炙人口的外国文学名著,几乎每一部都倾注着翻译家们的汗水与智慧!

《文汇名译名著》丛书是一个开放的系列,我们将不定期、规模化地推出由我国著名翻译家翻译的包括英语、法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日语等各种语言、各个国家的文学名著,适时奉献给读者。在策划、组稿、编辑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翻译家及其家属的热情指导与大力支持,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是为序。

(作者为中国出版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汇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编审,本丛书主编)

作者小序

“带点儿有分寸的轻率是再好不过的。”在正文里迈格尔·芬司贝莱说过这么一句话^①；也只能以这句话来说明读者手中有这本书的原因。作者要附带说明的只是，我们一个有了这些年纪，应该自知惭愧，另一个则太年轻，还得好好学习。^②

R·L·史蒂文生
L·奥士本

① 见第九十九页。

② 本书为史蒂文生与其养子奥士本两人合著。写作时间在一八八八年，当时史蒂文生三十八岁，奥士本十九岁。

史蒂文生夫人序

我的公公去世以后,我的丈夫就再也没有任何理由继续住在英国了,对于他的肺病,那儿的气候太不适宜。而且我的婆婆在经受了紧张之后,也需要彻底换换环境。决定做出了,我们马上准备出发到科罗拉多^①去,这是贝尔福医师介绍的,因为那地方最适合我的丈夫,同时给他母亲提供了想来是必要的不同的环境。我们即时决定的远行的唯一障碍是到利物浦^②去的长途铁路旅行,我的丈夫的健康状况还不足以支持这旅途所引起的劳顿。但是,我们想起可能找得到一艘往返于伦敦和纽约之间的“不定期货船”,那样就只需要二小时的铁路行程。我们的运气不错,能够搭乘“卢盖特山”号。那是一艘舒适的大轮船,按照经理人的说法,装载着“杂货”,我们后来发现,构成杂货的

① 科罗拉多(Colorado),美国西部一州,落基山脉(Rocky Moun tains)纵贯境内,气候干燥。

② 利物浦(Liverpool),英国第二大商港,位于英格兰西北部,濒临爱尔兰海。

东西是法兰西马匹、火柴和干草。

这艘“卢盖特山”号行驶了比平常为长的航程。那是气候恶劣的季节，有几条船从利物浦出发，选择了南边的航道去美国，都遭难了；然而我们走的刚好在暴风带的北面，避开了危险，除了偶然碰到汹涌的浪涛以外，没有碰到更糟糕的事。我丈夫健康状况的增进，立刻显示出我们迁移的事做得聪明。他日渐强壮起来，航程的每一片刻他都兴高采烈。他在一封给他堂弟劳伯特·艾伦·史蒂文生的信上写道：“乘在这条船上我太高兴了，简直不能相信这是可能的。”他有一个理论：“每个人都必须得到生活的权利。”这一理论的实践给了他许多机会有益于人。他服侍那些晕船晕得不得了旅客，帮助新上任的船上的事务长，甚至有一次在船长不得不因事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领导星期日的早礼拜。

我们在英国的生活很是孤僻，以致我的丈夫很少知道外界的情况，以及外界对于他的作品的重视。因此，他毫无准备会在美国受到盛大的欢迎。他到达的时候，《化身博士》正在纽约城各家拥挤的剧院里上演，同时在这几家教堂里作为讲道的根据。出版商们向他提供写作品的钱，数目大得使他不敢接受。我记得《纽约世界报》提议，请他写一系列每星期登一篇的书信，一年八千美金，他觉得这是很丰厚的稿酬。虽然他拒绝了这一提议，却另外接受了斯科利勃纳公司提出的，以同样多的酬劳，为他们的杂志供给一系列“前言后语”。他现在不仅确信完全可能靠他的笔来维持生活，而且其他的希望也展现在他的想象力的前面。

在纽约的生活的激动,加上和许多新老朋友的会面的兴奋,很快开始影响到我的丈夫从航程中得到的体力;此外,秋天就要来临,我们做好过冬的计划,也是时候了。我们预先不知道从纽约到科罗拉多的铁路旅程有多远,这段行程在猜想中是那么吓人,因此,一位朋友建议我们改变计划,到阿迪朗达克^①去,我们便迫切地接受了。我丈夫留在纽波特^②的查尔斯·费尔查尔德太太的家里,让他以后跟着来,我儿子和我匆匆赶往沙拉奈克^③,从一位叫作贝克尔的向导那儿租了一座村屋,又从村子里雇用了一位厨师和一位样样干的仆人,并且在我的女仆的帮助下,布置好一种非常像是野营生活的家庭环境。

在这种必须设法对付的原始情况下,要安排一个家庭,其困难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候想都想不到的问题使我的婆婆和我几乎感到绝望。我记得有一天,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各种原材料凑合在一起做了一顿饭,刚刚吃完了这餐饭,那位打杂的仆人法兰色斯忽然对厨师说:“最好还是等着看苏利文先生。”别人热切的询问引得他说出那天早晨苏利文先生发来了一封电报,宣称他打算到这儿来。这封电报曾经在邮局里被人大声地念给在场的人听了,他们立刻作出结论,认为

① 阿迪朗达克山脉(Adirondack Mountains),美国纽约州东北部的山脉,多湖泊和森林,为著名的夏季疗养地和旅游胜地。

② 纽波特(Newport),一译“新港”,美国东北部罗德艾兰州(Rhode island)的滨海城市和重要的海军基地。

③ 沙拉奈克,即沙拉奈克湖(Saranac Lake),阿迪朗达克山脉中的一个小村庄。在花湖(Flower Lake)畔,有结核病疗养院。一八八七年至一八八八年史蒂文生在该地疗养。

我们的客人必定是那位拳击家约翰·L·苏利文，他最近赢得一大笔拳击奖金。在一片骚动中，谁也没有想到把电报送到该送的地方去，而是赶紧跑到火车站，在那儿了几个钟点，等到的却是T·R·苏利文先生。这一好笑的误会的不自觉的牺牲者，被他自己造成的轰动所惊讶，感到狼狈不堪，在他穿过人群的时候，能听见他的“趣闻”被人谈论着。

冬天临近，寒冷变得越来越厉害了。尽管用大木柴烧着旺盛的火，穿着野牛皮大衣，裹着毛毯，还把一道一道的门和所有的窗户都贴上封条，还是几乎无法忍受。我们的思想和谈话转到热带地方；我们在巨大的壁炉周围发抖的时候，却梦想着棕榈树和南海。我的丈夫早就怀着梦想，希望有一艘小游艇，这由于美国出版商的赞赏和慷慨而差不多可能实现了，他便写信到纽约买来地图和参考书籍。我相信，他一生最快乐的时日是消磨在研究“芬德莱”的地中海指南、印度洋指南以及南海指南，查看着锤测，钻研着长途游弋的每一个细节。他去世以后，有一次，约许亚·斯洛肯姆船长在他独自驾驶单桅小帆船“浪花”号环游世界途中，来到微立玛^①的家屋。我想，这位正是我的丈夫心目中的海员；除了这个人，谁还更有权利得到这些指南呢？他漂洋过海差不多没有别的导航的东西，只有天上的星星和一座破旧的小时钟来代替一架航海時計。斯洛肯姆船长尊敬地接受了这些书，后来

① 微立玛(Vailima)，史蒂文生为他们在萨摩亚群岛(Samoa islands)上的住宅所取的名字。萨摩亚文的意思是“五条溪流”。这所住宅位于有四条支流的一条溪流旁。

并且告诉我,用了这些书,对他十分有帮助。

到沙拉奈克来访问我们的客人之中,有一位是S·S·麦克流耳先生,他以极大的兴趣听取我们的计划,提出愿意垫付计划中的游艇远航的费用,将来用航行中写的通信或记事文章来偿还。但是我的丈夫觉得自己的健康状况朝不保夕,没有权利使麦克流耳先生担这种风险。他虽然比前几年要健康一些,但是由于冬天的写作、沙拉奈克的恶劣天气的困扰,以及川流不息的来客,使他多少有些精疲力尽了。来客虽然使他疲劳,但是对于一个长期以来几乎断绝了所有的朋友交往的人来说,却是莫大的愉快。等到春天快到,作出决定的时间近在眼前的时候,他想只要能够找到一个方便的办法弄到一千英镑,他就敢于冒险作游艇远航(他此刻已经决定以马达加斯加^①北面的群岛作为目的地)而不怕使别人受到损失。

我的当时只有十九岁的儿子,在沙拉奈克度过冬天,沉迷在写一本小说的工作中,那时他打算把这本小说叫作《一场骗局》。故事写完以后,朗读给家里人听,每天晚上读几个章节。我们大家都觉得,对于一个像他那样年纪的孩子说来,似乎是可取的成就,我的丈夫说很容易拼凑起来“使它成功”。于是他才想起这件合作写稿的事。这是个赚到游艇航行的钱的机会。

① 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非洲东部的一个大岛,在印度洋西部,隔莫桑比克海峡与非洲大陆相望。一八九六年沦为法国殖民地,一九六〇年宣告独立,名马尔加什共和国。一九七五年改名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

《一场骗局》，现在改名为《错箱记》，在几个星期之中，经过全面修改和重写，两个作者是如此兴高采烈，他们开始对于它的价值看得高过在另外一些情况下阅读它的草稿的时候所持有的看法。我的丈夫发现合作是如此愉快和容易完成一部作品的方法，因此后来在火奴鲁鲁^①，他不适宜于做更费力的事情的时候，接过了他的养子的另外一篇未完成的故事，叫作《采珍珠的人》；但是只写出了五六个章节的大纲，就搁了下来，以便写成《退潮》^②这本书。

由于春天快要到来，我们发现必须明确决定打算采取什么途径。我离别了本来准备出发到新泽西州的曼那斯匡^③去的家人，到旧金山^④去了一趟，在那儿找到并且租用了那艘“卡斯科”号游艇，作六个月的航行。要不是《错箱记》轻而易举地就能付印，替今后做了可靠的保证，我真怀疑这个游艇计划最多不过仍然是一场愉快的白日梦而已。而且那样一来，我的丈夫也不会发现萨摩亚^⑤那个避风港，那

① 火奴鲁鲁(Honolulu)，华人称该地为“檀香山”，美国夏威夷州的首府和良港，位于太平洋北部夏威夷群岛的瓦胡岛的东南岸。

② 《退潮》(The Ebb-Tide)是史蒂文生和奥士本合作的另一本小说，书中第七章的篇名就是《采珍珠的人》。该书初版于一八九四年。

③ 新泽西州(New Jersey)，美国东岸，滨大西洋的一个州。曼那斯匡(Manasquan)是海洋边的一个村镇。

④ 旧金山(San Francisco)，一译“圣弗兰西斯科”或“三藩市”，美国西岸加利福尼亚洲滨太平洋的一个海港和工商业城市。

⑤ 萨摩亚群岛在太平洋南部。由十六个大小岛屿组成。一八八九年十二月，史蒂文生一家来到这一群岛的首府阿皮亚(Apia)。他在萨摩亚度过了他一生的最后几年。死后也安葬在那里。

是延长他的寿命的地方,并且使他有可能把他的成熟期的最好的作品献给这个世界。

F · V · de · G · S^①

① 史蒂文生夫人的全名是 Fanny Van de Grift Stevenson (法妮·凡·德·葛瑞夫特·史蒂文生),这里是首字母缩写。她死于一九一四年二月,遗骨的一部分运到萨摩亚与史蒂文生合葬。

牛津版序

也许没有一本书可以说能像《错箱记》那样得到其崇拜者的绝对拥戴了。他们把自己看作一个特选的团体；他们彼此之间一年到头老是引用书中的话；他们怜悯地看待从来没有看过这本书的人，又是说不出地鄙视看过这本书却不欣赏它的人。他们的拥戴，有时简直到了某种极端的地步。有那么两位，一位是学问渊博的法院院长，另外一位是杰出的检察官，他们养成了习惯，在法律辩论的当中，都要引用这本不朽的著作中的话，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弄得法庭中其余的人莫名其妙。有一个阶段，《泰晤士报》的社论作者们对于这本书是熟悉得过了头，以致那位编辑立下一条规则，在这份报纸的任何一期里，引用这本书中的话，决不可以超过一句。据信，在一辆公共汽车的顶层上^①，这本书还曾经使两个陌生人建立了终身友谊的基础。这辆公共汽车在下摄政街底段向右拐弯的时候，两人中的一个眼睛盯着对街那

① 英国有上、下两层的公共汽车。

所庞大的机关，口中说了一句读者将会知道并且喜爱的话。“雅典娜神庙，”^①他喃喃地自言自语。“天哪，多妙的俱乐部！”“亲爱的先生，”另外一位嚷了起来，“我发现你是一位‘《错箱记》迷’！”于是他们在心底里拥抱起来。我自己则曾经参加过一次宴会，是一个好心的朋友宴请一打左右的拥戴者，他们都确实是受尊敬的人。席上吃的一道道菜，完全是约翰·芬司贝莱从百朗亭回家以后，这本书上所写的最妙的饮酒场面中的一道道菜。

这些事例，无疑叫没有入门的人大大地迷惑不解，却足以证明这本书对于它的上了瘾的人的魅力，那些人确实可以这样称呼。然而必须承认，上了瘾的人还不够多；这本书能够提供的强烈的趣味，即使是现在，也还没有像它应该的那样广为传播。那位杰出的检察官在申诉法庭中耍了有趣的把戏之后，觉得他也应该在上议院中试试引用一句史蒂文生的话，却遇到一排木然无情和莫测高深的脸。即使在自认为史蒂文生爱好者之中，他们对它的了解也有所缺陷。这本书不知怎么被他们忽略过去了，这种事情的可悲之处，眼下这本书或许可以暂作补偿。

让我坦率地把我的牌摊在桌子上，承认是有那么一些人并不欣赏“带点儿有分寸的轻率”，这是二位作者作为合作此书的谦词。也许他们不喜欢关于尸首的玩笑，正如有些人在《砒霜与旧花边》一剧中

① 雅典娜神庙(The Athæneum)，雅典娜是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祭祀她的帕提依神庙(parthenon)是古希腊最著名的建筑物之一，在本书中是一本书名，参见第一九五页。

的又可爱又凶残的女士们身上发现某种薄情寡义一样。这是一桩需要同情,而不是需要议论的事情。不过,除了他们以外,我知道还有些人“他们有两条腿,带有人的、而不是怪物的一切外表”,却不喜欢迈格尔·芬司贝莱。我们只能把他们和那不幸的人相比较,那些人不能欣赏史蒂文生式的幽默的另外一个不朽的杰作:波希米亚王子福罗里兹尔。不错,这两个角色之间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但是,他们都有这同样的品质:每一个角色都在过分严肃的人物中产生一种不安的感觉,好像他们闹不清作者的意图是什么,然而有点儿知道作者是在愚弄他们。迈格尔的幽默对于他们显然是太不负责任了。“我是爱开玩笑的,”他在正文中说,“但是相当有条理。”然而对于那些太一本正经和刻板无趣的人来说,他却不是那么相当有条理。

至于那些喜欢迈格尔的人,他们的爱慕之情则是无边无际的;我觉得他们大多数都会同意,正是这位迈格尔,以他的天才的不可抗拒的威力使这本书得到成功。《匹克威克》^①的命运在天平上摇摆不定,直到那位戴白帽子的人说那句话的时候为止,他说:“问问二十二号吧,他是不是现在就会找到他们,还是一直等到逮着他们。”在这本《错箱记》里,同样的决定性时刻是:在开动的火车上,一位旅客退出车厢,喊着说:“天呀!约瑟夫叔叔!这绝对不行。”不错,这两者并不完全一样,因为我们从未听说过山姆·魏纳其人,直到在怀特·哈特的

① 指英国作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的作品 Pickwick Papers (《匹克威克外传》)。

庭院里才看到他；然而我们在本书第一章里就和迈格尔交上了朋友。不过直到后来我们才明白我们是面对一些位伟大的人物。的确，我猜想是直到那时候，两位创造他的作者本身才完全明白能够把他塑造成什么样子。总而言之，那是在温切斯特月台上的会晤以后，他的“旺盛的精力”才把这篇故事热热闹闹地推演下去。

虽然这本书大部分是迈格尔构成的，我们决不可以忘记约瑟夫叔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或许是在两人之中有更大一些的成就。因为他展示了一个作家所能创造的最为大胆的试验，也就是说，一个讨厌的家伙的精雕细琢的形象。要创造出个世所公认的才智之士，并且引用他的隽言妙语，这是在冒重大的危险。乔治·爱略特^①试图在波埃瑟太太的身上做到这一点，是像我们今天所说的那样，过了关的。要创造一个讨厌的家伙，叫书中每个人物都避开他，而读者却对他感到莫大的兴趣，这同样对于天才的一个严峻的考验。迈格尔说他的叔叔作为一个讨厌的家伙，有十足的才能。这样看待他可不大公正。如果称约瑟夫是文学上伟大的讨厌的家伙之一，倒也许是合理的。

要是把他和《古物收藏家》^②中的约拿丹·奥得伯克和《爱玛》^③中的蓓兹小姐并列，那岂非苛刻？的确，那位孟克巴恩斯的地主几乎是

① 乔治·爱略特 (George Eliot, 1819—1880), 英国女作家, 著有《亚当·比德》《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及《织工马南传》等小说。

② 《古物收藏家》(Antiquary), 英国作家瓦尔特·司各特 (Walter Scott, 1771—1832) 的一本小說。

③ 《爱玛》(Emma), 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 (Jane Austen, 1775—1817) 的一本小说。

太逼真了；我们有时候感到不由自主地要略去他的关于“罗马营帐”的尺寸的演说辞。读者决不会厌倦蓓兹小姐，因为奥斯汀小姐具有细腻的感觉，精确地知道掌握描写蓓兹小姐的分寸。约瑟夫叔叔的碎嘴子，对于我们说来，同样是很好地限制在范围之内。我们十分欣赏为什么在屈勒贡维尔·阿姆士的他的听众回顾有他作伴的那个夜晚是从未有过的最令人厌倦的夜晚，而我们自己却一点也不厌烦他。他要是生活在今天也会十分开心，因为报纸上接连不断的“测验”给不连贯的事实提供了趣味，而这种趣味对于“愚昧无知者中间比较有教养的一部分人”显得极有吸引力。有一个人，即威廉·邓脱·匹脱曼，他不觉得约瑟夫叔叔讨厌。在这本书里，他是第三位主要角色，不能和以上二位伟大的人物相提并论，然而读者对他却怀有一种真诚的和怜悯的感情。无疑，他是一位贫穷的、遭践踏的小画家，是最为动人的单纯的人物之一；他决不认为约瑟夫叔叔是讨厌的，而是被他的闲谈迷住了，熬夜直熬到将近凌晨一点钟。

任何由二位作者合写的书，读者都倾向于把个别的优点或者缺点，场面或者人物归因于其中某一位，有时候简直没有什么根据。如果这二位，一位是早已成名，而另一位我们只知道是一位合作者，那必然避免不了这种看法。尤其是这本书，我们知道劳埃德·奥士本当时只不过比孩子略大一点，又是史蒂文生的养子，当然乐于助他一臂。因此，我们永不疲倦地和同胞们交流的那些引用语，我们自然而然地相信纯粹是从史蒂文生的宝库中来的。我们确信，除了他以外，没有人能够写出这一段，或者那一段兴味盎然的文章来。特别肯定的是迈